

# 南社盟主柳亞子研究

周淑媚

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 摘要

南社成立於一九〇八年，由陳去病、高旭、柳亞子等人組織發起，是我國最早的革命文藝社團。

本文以「南社盟主」柳亞子為中心，試圖從其思想歷程中的三次重大分化與文學歷程中的文學創作、文學思想、論詩啟蒙等人生道路和文藝選擇，探索一個處在二十世紀文化轉型期源頭，中西文化初次融合，導致思想價值體系混淆，舊的觀念受到挑戰而新的觀念尚未確立，進退無門的知識份子的心靈，同時藉以窺探中國近、現代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知識份子的思想歷程及其普遍心態，揭示其面對革命後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所充斥的孤獨感和失落感，並期反映出他們與浸染甚深的傳統文化背離的決心與矛盾。

關鍵詞：南社、柳亞子、南社盟主、革命文學

## 一、前言

政治革命與文學之間的相依與疏離乃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大特點，二者間的複雜關係亦成為理論家最關注的論題之一。由於受制於傳統文學史的分期，歷來均將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學運動當作政治革命與文學結合的先聲，實則二十世紀政治革命與文學的第一次邂逅始於近代。

從「詩界革命」活躍於文壇的黃遵憲、夏曾佑、譚嗣同、梁啟超等清末文學改革的中堅，到革命派的章炳麟、鄒容、陳天華等，都曾先後熱忱地投入這場文學改革運動，其後，隨著革命派勢力的壯大，在詩文理論與創作上漸次擺脫改良派的窠臼，而「南社」的成立，將革命派的文學活動推向歷史舞台，這個號稱「我

國最早的革命文藝社團」，<sup>1</sup>標誌著革命派作家創作群體的成型。

一九〇九年南社初成立時，社員僅十九人，其中十四人是同盟會員，到辛亥革命前夕，社員增至二百餘人，其時全國文壇精英和革命志士幾乎薈萃南社中，他們以反清光復為標幟，呼吁民權，成為當時文壇反清的主要營壘。柳亞子是最傑出的代表之一。柳亞子一生特立獨行，名滿京滬，在其半個多世紀的革命活動和文學創作生涯中，一面以中華民族反異族侵略的精神傳統吶喊推翻滿清王朝統治；一面又從啓發民智的角度對整個封建文化傳統予以反思和批判，二者互為表裡，構成其詩文創作的思想主軸。是以郭沫若撰文稱頌他是「今屈原」，<sup>2</sup>茅盾亦高度評價其詩詞為「史詩」。<sup>3</sup>

近年來，海內外對於南社研究的推動不遺餘力，一九八九年及一九九〇年相繼成立的「國際南社學會」與「中國南社與柳亞子研究會」，更將南社研究帶上國際舞台，其研究成果亦頗可觀。然綜觀近人對柳亞子的研究與評論仍不脫「忠貞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主義革命者，傑出的革命詩人」<sup>4</sup>等教條式的基調。是則如何公允詳實地理解與評價柳亞子，乃本文首重要目。基於此，本文擬匯整爬梳柳亞子文集、諸選集與數十年來各方評論，以期反映一個處在新舊歷史交替中知識份子的心靈，藉此窺探中國近、現代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知識份子的思想歷程及其普遍心態；同時亦揭示其與浸染深厚的傳統文化背離的決心與矛盾。

## 二、柳亞子的思想歷程

一如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知識份子，柳亞子一生經歷了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共政權建立三個不同歷史階段，其在文化思想和政治主張上亦隨之產生三次重大分化：首先，辛亥革命前，他從擁護康、梁改良主義，自命維新黨，轉化為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參加同盟會，主盟南社，反清反袁，開創文學史上

<sup>1</sup> 見陳敬之，〈我國最早的革命文藝團體—南社〉，《暢流》，第46卷，第1期。

<sup>2</sup> 見郭沫若，〈今屈原〉，《柳亞子紀念文集》，頁38。

<sup>3</sup> 見茅盾，〈柳亞子詩選序〉，《柳亞子紀念文集》，頁60。

<sup>4</sup> 見王昆侖，〈詩人·學者·戰士〉，《磨劍室詩詞集》，頁7。

以詩歌鼓吹革命之路。其次，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在文學思想上，從留戀舊文學，反對白話文，轉化為支持新文學創作，並另組「新南社」，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政治方面，除堅信孫中山革命學說，亦崇拜馬克思，私淑列寧，嚮往社會主義。其後，中國共產黨成立時，他以同盟會元老和國民黨要人身份，堅持促進國共合作，甚且認為毛澤東已完成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所謂「主義三民我詎忘，新民共黨接青黃」。<sup>5</sup>直至日後中共政權建立，雖曾一度產生困惑（詳後），終究已是強弩之末，不再飛揚蹈厲。

### （一）辛亥革命前後的柳亞子

柳亞子（1887~1958），名慰高，字安如，江蘇吳江北庫鄉大勝村人，一八九八年遷居黎里鎮。自古吳江、分湖一帶即以物產豐饒美稱東南，又以英才薈萃風雅輩出享譽壇坫；晚明時期更成為東林黨、復社、幾社等一班愛國俊彥活動的中心地帶。餘風所及，柳亞子亦深受其人品氣節之薰染。

#### 1. 中國少年之少年

（1）思想界中初革命，欲憑文字播風潮 一九〇二年，十六歲的柳亞子赴吳江縣城應童子試。此行最大收穫為結識《新民叢報》吳江發行人陳去病，<sup>6</sup>二人訂交，對柳亞子後來的人生道路產生莫大的影響；首先透過他的推介，柳亞子取得《清議報匯編》與新出版的《新民叢報》，為自己開啓了一嶄新的視窗。作為辛亥革命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啓蒙思想家梁啓超，最突出的貢獻在於倡導民權，尤其推崇盧梭的《民約論》，得到啓發的柳亞子遂於是年更譜名「慰高」為「人權」，改字「安如」為「亞盧」，自謂「亞洲之盧梭」。同時期，龔定庵也是柳亞子崇拜的偶像之一。誠如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所云：「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

<sup>5</sup>（恭謁孫中山先生之靈堂有感）之一，見《磨劍室詩詞集》，頁1587。

<sup>6</sup> 陳去病，原名慶林，字佩忍。後改名去病，改字巢南。生於1874年，以文才著稱，意氣不可一世。其與柳亞子父親、叔父，皆長洲大儒諸杏盧弟子，論輩份為柳師叔；然與柳亞子一見如故，意氣相投，立即引以為友。

若受電然。」柳亞子詩風的轉變，受龔氏影響甚大，他自稱：「風塵滿地識劉三，我亦當年龔定庵。」<sup>7</sup>六年後，柳亞子還有一詩盛讚龔定庵：「三百年來第一流，飛仙劍客古無儔。」<sup>8</sup>可知他對龔氏的尊崇。

從考中秀才到自許龔定庵、亞洲之盧梭，短短一年中，柳亞子詩文風格產生極大蛻變，字裡行間騰躍著的救國熱忱。他自謂詩風轉變時期的代表作〈讀史界免塵錄感賦〉：「嫁夫嫁得英吉利，娶婦娶得意大里。人生有情當如此，豈獨溫柔鄉裡死。一點煙土披里純，願為同胞流血矣。請將兒女同衾情，移作英雄殉國體。」直接以英文「煙土披里純」(inspiration 靈感)入詩，此語出自梁啟超《飲冰室自由書·煙土披里純》一文，梁氏釋義為：「發於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刹那頃，而千古之英雄豪傑、孝子烈婦、忠臣義士以至熱心之宗教家、美術家、探險家，所以能為驚天地泣鬼神之事業，皆起於此一刹那頃，為此『煙土披里純』之所鼓動。」這首詩充分反映柳亞子為梁氏的宣傳所折服而激發出願作英雄殉國的情操。

梁啟超最為世人所熟知的別號是「飲冰室主人」，然其在《新民叢報》前期所撰文章則大都署名「中國之新民」；他不僅立志做「新民」，亦且號召廣大民眾一起做「新民」，無疑地，這些「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sup>9</sup>的言論成為柳亞子此時期文字、思想上的導師。<sup>10</sup>一九〇二年底，柳亞子作〈歲暮述懷〉四首：

劇憐過去蒼茫事，墜落人寰十六年。  
二十世紀多病國，二千界外有情天。  
銷磨壯志班超筆，磊落奇懷祖遜鞭。  
大地山河今若此，豈容孤客獨長眠？（其一）

思想界中初革命，欲憑文字播風潮。

<sup>7</sup> 〈海上贈劉季平〉，見《磨劍室詩詞集》（上），頁 28。

<sup>8</sup> 〈定庵有三別好詩，余仿其意作論詩三截句〉之三，見《磨劍室詩詞集》，頁 82。

<sup>9</sup> 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清代學術概論》，頁 70。

<sup>10</sup> 〈五十七年〉，見《自傳·年譜·日記》，頁 146-7。

共和民政標新諦，專制君威掃舊驕。

誤國千年仇呂政，傳薪一脈拜盧騷。

寒宵欲睡不成睡，起看吳兒百煉刀。（其二）

憂國憂民的少年詩人許下了以文字宣傳革命的宏願，同時也結下他日與言論界不解之緣。

據其日後自述與言論界的第一次因緣<sup>11</sup>，早在一九〇三年於《蘇報》發表〈駁革命駁議〉一文起始。一九〇四年倡導男女平等的《女子世界》創刊於上海，柳亞子是該刊的黎里發行人和主要撰稿人；同年十月，《二十世紀大舞臺》創刊，由陳去病主編，柳亞子為撰〈發刊詞〉，提倡戲劇改良，鼓吹民族革命，這是他的第一篇文藝理論文章。一九〇五年和自治學社學生自治會辦了《自治報》後改成《復報》；一九一二年進《天鋒報》，筆名「青兕」，旋轉至《民聲》、《太平洋報》等，果真呼應其「欲以文字播風潮」的詩意。實則，辛亥革命前後的上海不僅是全國文化中心點，同時也是中國近代報刊的主要發源地；當時各種報刊雜誌大都由南社社友主持筆政，進行反清與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想宣傳。因此，民國建立後，革命派在總結經驗教訓時曾充分肯定：「中華民國之創造，歸功於辛亥前革命黨之實行及宣傳之十大工作。而文字宣傳之工作，尤較軍事實行之工作為有力而且普遍。」<sup>12</sup>孫中山也嘗極力誇讚：「推翻滿清，因賴軍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則由於各報館鼓吹之功」；「此次革命事業數十年間屢仆屢起，而卒觀於今日者，實報紙鼓吹之力」。<sup>13</sup>

（2）中國少年之少年 從「中國之新民」到「亞洲之盧梭」，可以看到柳亞子接受梁啟超新思想的軌跡。然而前一年還是文字上的導師、思想上的私淑者的梁啟超政治態度卻轉向，成為保皇黨鉅子，導師退縮而信徒仍勇往進取，是以柳亞子隨之對其反感很深。「這一轉變正表明柳亞子對梁啟超的思想從接受進而到

<sup>11</sup> 見〈我和言論界的因緣〉，引自《柳亞子選集》，頁1079-81。

<sup>12</sup> 引自馮自由，《革命逸史》三集，頁136-7。

<sup>13</sup> 見《民立報》，1912年4月17日。

超越。」<sup>14</sup>

一九〇三年是柳亞子生命歷程轉折的關鍵年，先由陳去病等介紹加入中國教育會，後赴上海加入蔡元培所領導的愛國學社，結識章太炎、鄒容、黃宗仰等人，進一步確立反清革命思想。這一年，鄒容還為他取了別號「中國少年之少年」，說是「當時梁任公自稱『少年中國之少年』，蔚丹（鄒容字）和他鬧鶯扭，翻一下身，便變做了『中國少年之少年』。意思是少年中間的少年，當然更進一層了。」<sup>15</sup>當時，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與革命宣傳工具《蘇報》被視為東南學界鼓吹革命的三大堡壘。愛國學社更是一座大熔爐，於此柳亞子完成了從一名自命維新黨到真正革命者的飛躍。柳亞子在其日後的自傳〈五十七年〉曾說道：

民族主義的推翻滿清，從前在《新民叢報》時代，不過模模糊糊地在腦中若隱若現，現在是成為天經地義，無可移易的了。

植根於歷史乃柳亞子的民族主義思潮的一大特色。此一思潮大致受到兩方面的啓發，一是梁啓超所倡導之以民族主義來重新審視中國的歷史；梁啓超在《新史學·歷史與人種之關係》中提到，歷史是「敘述人種之發達與競爭而已，捨人種則無歷史。」<sup>16</sup>「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sup>17</sup>一是章太炎的影響；一九〇一年章太炎根據傳抄稿本，整理出版被清廷列為禁書的《張蒼水集》，開啓辛亥革命前搜羅南明故實風氣。翌年，柳亞子撰〈鄭成功傳〉，發表於隔年的《江蘇》雜誌，深得章太炎的好評，隨後陸續撰述〈中國滅亡小史〉、〈夏內史（完淳）傳略〉等，通過南明滅亡慘劇，宣揚抗清英雄的愛國精神。在愛國學社裡，章太炎是國學大師，擅長用國粹激勵種姓，薰染之力不容小覷。柳亞子有懷章太炎一絕：「素王不作《春秋》廢，大義微言一脈尊。卻愧鯁生百無似，也曾立雪到程門。」（〈懷人詩十章〉之一）由此可知，經

<sup>14</sup> 引自閻小波，〈「少年中國之少年」與「中國少年之少年」——柳亞子對梁啓超思想的接受與超越〉，《江海學刊》，第5期，頁132。

<sup>15</sup> 見〈少年時代的柳亞子〉，引自《柳亞子選集》，頁1044。

<sup>16</sup> 梁啓超，〈新史學·歷史與人種之關係〉，《飲冰室文集》，第4冊之9，頁11。

<sup>17</sup> 梁啓超，〈新史學·中國之舊史〉，《飲冰室文集》，第4冊之9，頁7。

過愛國學社裡鄒容、章太炎等人反滿思潮的薰陶，更增強其搜羅南明史實，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熱忱。

綜觀其少壯時期之締交，大凡均長其齡，如章太炎長十八歲，陳去病長十三歲，高天梅長十歲，劉季平長九歲，連年紀最輕的蘇曼殊、劉申叔、鄒容等，亦長其二、三歲，柳亞子嘗自謂：「今春夏間，僑寓海上，得識四方賢豪長者，時相過從，至足樂也。」（〈懷人詩〉小序）在這些交游中，柳亞子以初生之犢的熱忱和儷儷的文采，深獲「四方賢豪長者」的推崇；湖南革命黨人陳家鼎於《漢幟》第一期發表〈申江贈亞盧〉二絕，其一云：

六朝自昔風流慣，詩界革命千年難。

諸將岳王年最少，東南旗鼓早登壇。<sup>18</sup>

雖然柳亞子當時才二十歲，而陳家鼎卻已希望他建壇立幟，指揮詩界革命了，由是觀之，果然是中國少年之少年。

## 2. 南社盟主

（1）登高能賦尋常事，要挽銀河注酒杯 一九〇九年，南社在蘇州虎丘張公祠首次雅集，柳亞子所謂「這晚清文壇上的怪物」<sup>19</sup>正式成立；會後，柳亞子賦詩云：

寂寞湖山歌舞盡，無端豪俊又重來。

天邊鴻雁聯群至，籬角芙蓉晚艷開。

莫笑過江典午鯽，豈無橫槩建安才。

登高能賦尋常事，要挽銀河注酒杯。<sup>20</sup>

詩中以鴻雁、芙蓉、典午鯽比社中文人，示其不僅有登高能賦之才，更有匡世救

<sup>18</sup> 陳家鼎，〈申江贈亞盧〉之一，見《南社史長編》，頁69。

<sup>19</sup> 〈我和南社的關係〉，見《南社紀略》，頁10。

<sup>20</sup> 〈南社會於虎丘之張東陽祠，同邑陳巢南、吳縣朱梁任、虞山龐槩子、雲間陳陶公、上海朱少屏、婁東俞劍華、馮心俠、寶山趙夷門、丹陽林立山、毗陵張采甄、季龍、魏塘沈道非、山陰諸貞壯、胡栗長、歙縣黃濱虹、順德蔡哲夫、福州林秋葉、太原景秋陸咸來蒞止，蓋自社事零替以來，三百年無此樂矣！詩以紀之〉，《磨劍室詩詞集》，頁115。

國的抱負與以革命手段來改造現實的決心。

南社成立後，在政治上，柳亞子更積極地以詩文創作從事革命宣傳活動，如「美人如玉劍如虹，并轡中原殺賊雄。只恨晨雞辛苦喚，不教杯酒飲黃龍。」（〈說夢二絕〉之二）「十年磨劍成何事？苦恨匈奴肉未餐。」（〈疊韻和治民丈〉之一）「決眼屠腸悲攝政，搥胸把袖惜荆卿。一時成敗何須判，合傳千秋有定評。」（〈感粵事有作〉之一）袁世凱稱帝，他亦口誅筆伐，以詩抗議：

當年專制猶開網，此日共和竟殺身。

早識興朝莛蝨急，不應左袒倡亡秦。

獨夫昌喪蒼生願，豪傑成灰白骨哀。

血濺武昌他日事，鬼雄呵護復仇來。（〈聞寧太一惡耗，痛極有作〉）

對於袁世凱企圖竊國的陰謀，以及南京臨時政府的妥協退讓深感憤懣與失望。在文學上，南社醞釀與成立前後的數年間，柳亞子廣泛閱讀各種書籍，詩風逐漸定型。他自謂：「從健行公學還來，很念了一些舊書，史部以外，最喜歡的還是詩，唐朝是李太白、李義山、杜牧之，金元之間是元遺山，明朝是陳臥子、夏完淳、顧亭林、黃梨洲、……尤其喜歡夏完淳、顧亭林和龔定庵。……在這個時候，我的詩恐怕已經有了定型了吧。」<sup>21</sup>早年詩風受梁啟超詩界革命影響，喜援引各種新式名詞，如「嫁夫嫁得英吉利，娶婦娶得意大里。」（見前）「人權既蹂躪，《天演》終淪亡。」（〈放歌〉）而這一時期，格律日趨嚴謹，風格亦更近夏完淳、陳子龍、龔自珍等人。

南社每次雅集後，即將社員作品結集出版，稱為《南社叢刻》。社刊的編輯雖有詩選、文選和詞選編輯員各司其責，然實際大都由柳亞子經手辦理；草創之初，其經常之費，亦取給於柳亞子。<sup>22</sup>由於社務發展，社員增加，鞏固社務組織為當務之急，柳亞子乃於第七次雅集提出修改南社組織體制，主張改編輯三人制為一

<sup>21</sup> 〈柳亞子的詩和字〉，見《磨劍室文錄》，頁1469-70

<sup>22</sup> 轉引自鄭逸梅，〈南社盟主柳亞子〉，《逸梅隨筆》，頁148。



人制，爲了南社前途，且不避大權獨攬之嫌，毛遂自薦，此舉引發高天梅強烈反對，最後投票表決，提議未通過，導致其出社風波。日後他又提出主任制爲復社條件，以爲對於南社非用絕對集權，無法將散沙似的多數文人組織起來。終於在第十次雅集通過第六次修改條例，後稱《南社條例》；鑑於少數社員於革命成功後攀龍附鳳，奔走於袁世凱之前，於第一條強調：「本社以研究文學，提倡氣節爲宗旨。」同時接受柳亞子的意見，改編輯制爲主任制，設主任一人，總攬社務，由全體社員每年通訊選舉，連選得連任，其他職員由主任委任。至此其出社風波方告落幕。

南社成員多當代名士，蓋仿以文會友之意，不免崇尚風雅，不切實際，柳亞子的提議實爲南社組織體例的一次重大改革，顯現出這位南社盟主力圖加強領導鞏固社務的雄心。

(2) 太平洋報 「上海是中國近代報刊的主要發源地，其產生發展與興盛不僅同世界歷史進程中的西學東漸之風緊密相聯，而且直接反映了中國社會政治力量之間的矛盾鬥爭，體現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中的時代脈搏。」<sup>23</sup>隨著南京共和政體的建立，各種政治色彩的報刊在滬上興盛起來，其中革命黨人所辦的報紙即有十餘種，許多南社社員於其間主持筆政，這一時期，堪稱南社在新聞界的全盛時期。時柳亞子任職《天鋒報》，且在寧太一所主持之《民聲日報》闢「新刊介紹」欄，介紹了蘇曼殊的《潮音》、《文學因緣》等作品。一九一二年，鑑於報刊有啓迪民智，開拓視野之效，乃在葉楚儉的奔走下，創設《太平洋報》，有關報社的陣容，柳亞子在《南社紀略》中提到：

葉楚儉辦起《太平洋報》來了，於是我從《民聲》出來，跳進了《太平洋》，《太平洋》的局面是熱鬧的。大家都是熟人，並且差不多都是南社的社友。不是的，也都拉進來了。那時候，可稱爲南社的全盛時代，現在把我們的陣容，揭示如下：姚雨平（太平洋報社社長）、陳陶遺、鄧樹楠（顧問）、

<sup>23</sup> 引自何平立，〈論近代上海報刊之社會歷史作用〉，《上海大學學報》，第2期，頁105。

葉楚傖（總主筆）、柳亞子、蘇曼殊、李息霜、林一廠、余天遂、姚鵬雛、夏光宇、胡樸安、胡寄塵……（主筆）、朱少屏、王錫民（幹事）。

柳亞子於該報主編「太平洋文藝」專欄，為南社社員發表作品的主要陣地，所刊作品影響最大的有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姚鵬雛的《鴻雪印》、高天梅的《願無盡廬詩話》等。

## （二）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

辛亥革命後，南社開始產生分化，不少社員或思想上傾向保守，或政治上趨於墮落，面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南社益形黯淡；再加上內部論詩啓釁（詳後），成為南社的致命傷。柳亞子自此消沉，停止雅集。自一九〇九年虎丘雅集宣告成立，這一九二三年底活動停頓，共歷十五載。「南社及其成員活動、分化和演變的歷史，部分地但卻生動地反映了中國一代知識份子在民主革命進程中所走的不同的道路。」<sup>24</sup>

### 1. 新南社

（1）吳江文獻 吳江自古即為文學淵藪、人才輩出之地。柳亞子在〈陳巢南先生五十壽敘〉一文中嘗云：「吾邑吳江，古稱澤國，自漢莊夫子以文學開山，六朝唐宋代有傳人，尤莫盛於明清兩代，彬彬鬱鬱，作者如林。顧藝文所志，累經兵燹，百不存一，存者又蟬滅蠹矢，零落殆盡。」對於古籍文獻之零落，不勝感慨。有鑑於此，吳江一些高瞻遠矚之士致力於鄉邦文獻的收集，如柳氏高祖柳樹芳輯有《分湖詩苑》、《勝溪竹枝詞》，曾祖柳兆薰著有《松陵文錄作者姓氏爵里著述考》；受先輩影響，柳亞子早在十餘歲即開始聚書，他曾說：「余自束髮受書，即有志里中文獻，尤喜考求宋明末造忠臣義士、佚民遺老之書，蓋當宇宙羶腥，華夷混合，而能艱貞蒙難，捨命不渝，其孤忠亮節有非人人所能幾及者，非徒以文字為粉榆重也。稍後，從陳子巢南游，搜討益力。」<sup>25</sup>其搜羅吳江文獻與日後致力南明史料研究二者間的互動十分明顯。

<sup>24</sup> 見王晶珪，〈紀念南社和柳亞子〉，《社會科學戰線》（歷史學），第2期，頁205。

<sup>25</sup> 〈潘節士力田先生遺詩序〉，見《磨劍室文錄》，頁313。

一九〇七年，柳亞子埋首於明清間吳江諸前輩詩文集，包括卜孟頫、吳日生、王曉閣、吳炎、吳兆騫、葉燮諸家，論述其人，並各繫以七絕一首。自此開啓吳江文獻的收集與整理。次年，整理百年來家藏舊籍，標其目錄，成《家藏松陵書目》，並撰敘。一九一八年十月南社改選，柳亞子辭去主任之職，家居不出，全力購求吳江文獻。他說：「社中起了內訌，我便辭去主任之職，洗手不幹，此時我又在發狂的收買舊書，凡是吳江人的著作，從古時到近代，不論精粗好歹，一律收藏。」<sup>26</sup>又說：「狂贖鄉邦文獻，購書萬餘卷。資用不足，則舉債以繼之。」<sup>27</sup>此一豪舉，影響所及，書賈們一得吳江文人著作，即托人送交。清代乾嘉以來，藏書風氣日盛，以江浙地區來說，吳騫、黃丕烈、鮑廷博等人，皆藏書家中之佼佼者，其精於校勘、考證，對於目錄學、版本學及保存古代典籍，貢獻良多。相較於這些人，柳亞子藏書並不刻意搜求罕見宋元秘籍、名人抄校本，而是以保存文獻為出發點，使許多吳江文獻不致湮沒。

除大力購求外，借抄及得益同輩好友的饋贈，是成就柳亞子收集吳江文獻的重要法門。許多南社社友，家多藏書，如沈昌眉（字長公）每搜羅所得，多詠之以傳；又如陳去病，幾十年來手自抄繕，常於荒江老屋，冷攤破肆，搜求文史珍秘，碑版金石甚多，他們均全力支持柳亞子此舉。為使搜羅不易之文獻廣為流傳，柳亞子還斥資重印或輯刊了多種有價值的鄉邦文獻。據〈柳亞子年譜〉，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共輯刊或重印了《松陵文錄》、《禊湖詩拾》、《話雨樓碑帖目錄》、《夢鷗閣詩鈔》、《笠澤詞徵》等書，又校印《夢餘贅筆》、《陸湖遺集》以及柳亞子高祖柳樹芳《分湖詩苑》等書。

一心數用的柳亞子在收集吳江文獻的同時，尚有一宏大計畫，即編輯《分湖全志》與《分湖詩徵》、《分湖詞徵》、《分湖文徵》。惜宏願未竟，再度投身政治活動，對此，他始終深以為憾。日後在其〈自撰年譜〉中謂：「余素有輯分湖全志、

<sup>26</sup> 〈自傳〉，見〈自傳·年譜·日記〉，頁4。

<sup>27</sup> 〈自撰年譜〉，同上，頁18。

詩徵、詞徵、文徵之志，卒卒未就。追撫先型，彌增余愧。」儘管「大分湖」之局未成，然在柳亞子主持此一計畫進行期間，分湖流域各地區仍輯錄了一批甚有價值的鄉邦文獻。

(2) 新黎里報 《新黎里》報是柳亞子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在江蘇吳江縣黎里鎮所創辦的報紙；該報為半月刊，公歷逢一及十六日發行。由於屬非賣品，經費皆由社員捐助，發行初期僅六百餘份，後增至一千一百二十份，數量雖不多，然發行範圍遍及京兆、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廣東、福建、吉林、江蘇以及上海等地，並遠涉重洋銷行美國和南洋，在當時影響頗大。其實早在一九〇三年柳亞子即曾與姑丈蔡治民、陶亞魂等合辦油印雜誌《新黎里》月刊，倡言維新變法。一九二三年，南社因內部分化停止活動，柳亞子便與毛嘯岑（時為國民黨吳江縣第四區黨部常委，縣立第四高等小學校長）等，成立《新黎里》報社，投身新文化運動。

對於新文化運動，柳亞子亦經過一番衝擊。就整體而論，南社詩文在形式上具有濃厚的古典氣息，主因南社成員大都具備堅實的古文基礎，許多作品又以文人間的唱和為題，因此其詩文工整雅正，並未繼承清末文學改革在語言通俗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清末文界革命為散文的世俗化拓寬了道路，然而這並非意味著他們意識到白話文比文言文好，甚至相反，他們之所以寫白話文是為向「粗人」啟蒙，無論他們多麼稱頌白話文的優越性，其實心裡仍放不下駕輕就熟的文言，文人之間的唱和應對，通用的還是高雅的文言文。一九一七年初，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論〉，提倡以通俗易懂的白話文表達新思想，反對用雕琢晦澀的文言文宣揚舊思想。時柳亞子對舊文學還多所留戀，他在〈與楊杏佛論文學書〉中云：「弟謂文學革命，所革當在思想，不在形式。形式宜舊，思想宜新，兩言盡之矣。」未幾，卻發現那些通用高雅文言的主張與他相距日遠，反倒是提倡白話文的主張和他相合，同時用文言文表達新思想確實顯得侷促，須有「新工具」，柳亞子於是轉而支持新文學。

新工具宣傳新文化。幾千年來的舊習，婚姻問題最先感應到新文化的潮流，

爲此《新黎里》報出版了婚姻問題特刊，柳亞子爲撰〈婚嫁改良淺說〉，提出改良婚嫁的辦法：諸如廢除聘禮和妝奩，改良結婚儀節，廢除禮品和酒席等，認爲這是人我兩利的事情。其實，柳亞子與夫人鄭佩宜在一九〇六年結婚時，即舉行別開生面的文明婚禮，廢除舊式三跪九叩之禮，改行鞠躬禮，禮畢就宴，儀式甚爲簡單，此創舉開全縣風氣之先，足堪表率。

(3) 高秋健鶴摩雲起，橫海神龍捲土來<sup>28</sup> 儘管在中國歷史上完整的近代概念是起於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迄於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建立；然文學史的近代文學仍習以「五四」前的八十年爲範圍。主因中國文學的發展軌跡至五四才發生哲學概念上的質變，才由古典文學正式跨進現代文學的行列。近代文學的短暫歷程，乃接受西方思潮的挑戰，從古典文學推向現代的演化過程，其主要特徵是新陳代謝的變。這種變遷中的近代文學，可從中看到新時代的步伐。

在這場新文體和舊文學的角逐中，反映了新舊觀念在文學上的差異，但這並不同於政治上的新舊進退。就南社言，它是著名的革命文學組織，成員多屬同盟會員，宣傳反清，倡導民主，其文學實踐亦不乏佳作，然對藝術的創新卻嫌保守。面對歷史轉折的重要關頭，柳亞子並未淪爲抱殘守缺的「新的運動的反動者」。<sup>29</sup>「逃世豈真甘寂寞，佯狂聊以慰妻兒。稻生柳下曾無鍛，楊憚南山尚有詩。」（〈少年一首〉）亦非真的躲到桃花源中尋求慰藉，反而更冷峻地審視現實。一九二二年陳炯明叛變，護法運動失敗，加速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決心。同時間柳亞子亦決定改組新南社。

隔年五月，柳亞子與葉楚傖等九人共同發起組織新南社，他在自稱爲主持新南社大政方針的〈新南社成立布告〉開首云：

新南社的成立，是舊南社中一部分的舊朋友，和新文化運動中一部分的新朋友，聯合起來，共同組織的。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義，提倡民眾文學，而歸結到社會主義的實行。

<sup>28</sup> 〈海上，次韻和胡樸安，兼示葉楚傖、余秋植暨從弟率初〉，見《磨劍室詩詞集》，頁500。

<sup>29</sup> 見魯迅，〈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魯迅全集》，第4卷，頁234。

既是「提倡民眾文學」，因此規定出版物均用白話文。此舉引起南社守舊派的對抗，翌年，傅鈍根等在長沙發起組織南社湘集，規定社刊以文言為准。面對昔日社友的挑釁，柳亞子直言道：「我有一句忠告的話，二十年前，我們是罵人家老頑固的，二十年後，我們不要做新頑固才好。」（〈致呂天民〉）在理論上提倡白話文和新詩，實際上卻天天寫舊詩，他自己也承認是矛盾的。不過，他希望以「舊囊盛新酒」的方式，「以新思想熔鑄入舊風格之中」，<sup>30</sup>進而發展到新瓶裝新酒，過渡到新詩。同時對新詩的發展方向提出看法，他認為新詩的創作原則，應是「容易做，容易懂，容易記」；語言要「用道地的普通話，不要攙入艱澀的文言或歐化的語體」<sup>31</sup>；體裁該是「有腳韻的自由詩」，「不贊成把外國詩體移植到中國來」；<sup>32</sup>殷切希望新詩這塊園地「能夠培植出蔥蘢的樹木和明豔的花卉來」。<sup>33</sup>

新南社的歷史很短，僅一年半。關於新南社，柳亞子日後評述道：「南社是詩的，新南社卻是散文了。」（〈我和南社的關係〉）認為新南社已走出浪漫主義的範圍，新南社是後來居上的。

## 2. 活埋庵

（1）蘇曼殊研究 據柳無忌的說法，蘇曼殊研究迄今已達第三階段。<sup>34</sup>柳亞子的蘇曼殊研究屬於第一階段始創的介紹與考證的工夫，其研究又分兩時期；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二年為第一時期，具體成果為一九二七年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蘇曼殊年譜及其他》、《曼殊逸著兩種》以及一九二八年的《曼殊全集》，成功地將這位革命詩僧推介紹給廣大的讀者。惟蘇曼殊生平事跡不可捉摸，其血統更是傳說紛紜，致柳亞子弄錯他的身世，所幸後來終於還其鄭成功第二的地位。一九三一年，柳亞子撰《重訂蘇曼殊年表》，一九三二年成《蘇曼殊傳略》，改正先前有關蘇曼殊血統之誤，奠定日後研究蘇曼殊身世的基礎。第二時期為一九三九

<sup>30</sup> 〈羿樓日札·舊囊新酒〉，見《磨劍室文錄》，頁1276。

<sup>31</sup> 〈〈饑饉之年〉敘〈對於語體詩的我見〉〉，見《磨劍室文錄》，頁1110。

<sup>32</sup> 〈我對於創作舊詩和新詩的經驗〉，見《磨劍室文錄》，頁1146。

<sup>33</sup> 〈新詩和舊詩〉，見《磨劍室文錄》，頁1146-7。

<sup>34</sup> 見柳無忌，〈蘇曼殊研究的三個階段〉，《從磨劍室到燕子龕》，頁176。

年至一九四〇年上海孤島時期。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揭開全民抗日戰爭的序幕，十一月，歷時三個月的淞滬之戰失利，除租界外的上海市區全部淪陷，繼而南京失守，上海租界處於日軍四方包圍之中，宛如「孤島」。柳亞子蟄居謝客，以王船山「七尺從天乞活埋」之意，自喻其廬為「活埋庵」。

《蘇曼殊全集》出版後的十年間，各地掀起一股蘇曼殊研究熱潮，其詩文遺作亦屢有新發現，柳亞子廣為收集，再撰《曼殊之血統問題及其少年時代》、《曼殊的戒牒問題》、增補《重訂蘇曼殊年表》、《重訂蘇曼殊作品索引》等涉及蘇曼殊親屬、身世與作品的考證文章，輯成十二巨冊的《曼殊餘集》手稿。其中附錄十一冊，分年譜、傳略、書目、研評、雜碎、專著、通訊、題序、詩話與詩歌及插圖類，堪稱蘇曼殊研究資料集。

(2) 刪詩聖手削春秋，史述南明志悲壯<sup>35</sup> 這是郭沫若在一九四三年春寄贈柳亞子祝壽詩中的句子。南明史研究始終是柳亞子學術生涯中的重要活動，且和他所投身的革命事業息息相關。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七年與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他曾兩度著力撰述和研究南明史事。其目的起先是為透過宣傳南明亡國慘劇及抗清英雄的愛國精神與壯烈事蹟，鼓吹革命；後來進而為糾正中國傳統史學中最大「曲筆」，彌補正史中嚴重的缺失，立志要在二十五史外，再編著一部《南明史》，以完成「三百年來未竟之業」。<sup>36</sup>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反清的思想憑藉有二：一是西方民主主義學說，一是中國歷史上傳統的夷夏之辨與明清之際抗清志士的文章氣節。革命派將一六六一年南明永曆政權的覆滅視作中國的亡國，借此否定滿清統治中國的合法性，章太炎為此論的代表人物。如前所述，柳亞子植根於歷史的民族主義思潮深受章太炎的影響，再加上自幼好讀鄉邦先烈詩文，自然地刺激其對南明史事的撰述與研究興味。觀其時詩文，〈鄭成功傳〉、〈台灣三百年史〉、〈夏內史傳略〉、〈中國滅亡小史〉、〈吳日生傳略〉及〈題張蒼水集〉：「北望中原涕淚多，胡塵慘淡漢山河。盲風晦

<sup>35</sup> 郭沫若，〈壽柳亞子先生〉，見《柳亞子紀念文集》，頁315。

<sup>36</sup> 〈南明史編纂意見書〉，見《柳亞子選集》，頁495-6。

雨淒其夜，起讀先生正氣歌。」等，可看出他積極地臧否南明人物，欲借南明史事灌輸亡國觀念，鼓吹民族革命的強烈企圖心。

抗戰開始後，中國史學界和文學界再度興起研究南明史與創作南明史劇的熱潮。一九三九年迄一九四一年，柳亞子分別在上海「活埋庵」和香港「拜樓」（以神話后羿射日典故，示抗日決心），編寫《南明史綱》、《南明后妃宗藩傳》、《南明人物志》及考證文章〈季明四帝諡法考〉、〈南明追尊二帝諡法考〉；撰述外，柳亞子亦大量搜集南明史料，從其《拜樓舊藏南明史料書目提要》，可知搜藏數量多達數百種。柳亞子尚有一宏大計畫，要在史料研究的基礎上編寫一編年體之《南明紀年》、紀傳體之《南明史》和紀事本末體之《南明紀事本末》，惜太平洋戰爭爆發，計畫延宕。一九四三年春，他與朱蔭龍（南明靖江王十七世裔孫）共同草擬〈南明史編纂意見書〉，認為清世撰修《明史》，對南明歷史「誣詆任情，大悖實錄，自來史家曲筆，蓋未有甚於此者。」建議於國史館中設《南明史》撰修處，未果。次年，他自組民間學術團體「南明史料徵纂社」，準備著手輯成前述計畫三史，然戰局變化，計畫再次受阻。

柳亞子對自己的南明史宿願，自始抱持著「此身一日不死，此心亦一日耿耿不忘」（致朱蔭龍）的決心。中共政權建立後，他亦曾滿懷熱望，一再提出建議，爭取在中央文史館設置研究機構，終因文史館籌建事多周折，不禁嘆息：「隨身史局平生願，無米為炊巧婦難。」<sup>37</sup>這三百年來未竟之業，終究還是沒能在他手中完成。

### （三）中共政權建立前後

從抗日戰爭到中共政權建立的數年間，國共間的矛盾衝突日趨尖銳。與此同時，柳亞子更積極參與實際的政治鬥爭；抗戰後期，他在重慶參加中國民主同盟，發起組織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張由聯共政策擴展為「全

<sup>37</sup> 〈一月十五日寄王在民東莞兩首〉之二，見《磨劍室詩詞集》，頁 1730。



中國各民主黨派、民主團體暨民主人士的多黨合作」。<sup>38</sup>

### 1. 重逢握手喜渝州

柳亞子與毛澤東的「詩交」始於一九二六年，改組後的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柳亞子為中央監察委員，會上與毛澤東首次相晤；一九四五年，國共談判之際，柳亞子在曾家岩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再次與毛澤東會面，吟成七律一首，題為〈八月二十八日，喜聞潤之來渝，三十日下午相見於曾家岩畔，賦贈一首〉：

闊別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彌天大勇誠能格，遍地勞民亂倘休。

霖雨蒼生建新國，雲雷青史舊同舟。

中山卡爾雙源合，一筆昆侖頂上頭。

公開表示對毛澤東的敬佩。一九四九年，柳亞子北上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他天真以為多少仁人志士為之流血犧牲，前仆後繼的光明世界就在眼前，是以心中充滿無比的喜悅與自豪，即興賦詩：「六十三齡萬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風破浪平生意，席捲南溟下北溟。」（〈二月二十八日啓程有作〉）而三度和毛澤東會聚的他，更歸賦七律四首，其二云：「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換到今茲。珠江粵海驚初見，巴縣渝州別一時。延水鑿兵吾有淚，燕都定鼎汝休辭。推翻歷史三千載，自鑄雄奇瑰麗詞。」<sup>39</sup>將毛澤東推崇至無與倫比之位。

未久，欣喜之情隨著「看見不順眼的事情太多」<sup>40</sup>而煙消雲散。在抵北平不過十天光景，柳亞子再度賦詩〈感事呈毛主席一首〉：

開天闢地君真健，說項依劉我大難。

<sup>38</sup> 〈擬中國國民黨民主派聯合代表大會國際宣傳決議（草稿）〉（1947年12月），轉引自王晶珪，〈柳亞子選集序〉，頁6。

<sup>39</sup> 〈三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自石家莊至北平，余從李錫老、沈衡老、陳叔老、黃任老、符宇老、俞寰老、馬寅老之後赴機場迎迓。旋檢閱軍隊，陣容雄壯，有凜乎不可犯之概。是夜宴集頭和園益壽堂，歸而賦此〉之二，見《磨劍室詩詞集》，頁1544。

<sup>40</sup> 〈致尹瘦石〉，見《書信輯錄》，頁350。

奪席談經非五鹿，無車彈鋏怨馮驩。

頭顱早悔平生賤，肝膽寧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馳捷報，分湖便是子陵灘。

透露出其心有不甘，欲飄然歸隱的心情。數月後，中共新政協籌備會召開前後，他的情緒更加消沉，甚至有「屈子懷沙逢亂國，賈生賦鵬值休明。儼除結習吾知免，不作蘇俄葉賽寧。」（〈口號答雲彬〉）的詩句，以屈原、賈誼的遭遇來自況，甚至聯想到蘇俄青年詩人葉賽寧的悲劇下場。<sup>41</sup>

## 2. 牢騷太盛防斷腸

柳亞子的〈感事呈毛主席〉詩成一個月後，毛澤東和作〈七律·和柳亞子先生〉：「飲茶粵海未能忘，索句渝州葉正黃。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牢騷太盛防斷腸，風物長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詩中回憶與柳亞子的交往，並規勸其節制牢騷，放眼未來。對於柳亞子的「牢騷」，幾十年來議論頗多，見解不一；或謂其為個人私利得不到滿足而發牢騷，或謂「反其意而用之」，是柳亞子為他人報不平。<sup>42</sup>

實則，柳亞子一生敢於批評別人，同時更勇於懺悔自己。在他的自傳、回憶錄、日記和書信中，即對本身的弱點和不足做深刻的剖析；他不止一次承認從少年時代就養成名士氣，目無餘子。持平而論，柳亞子算是一個浪漫主義的讀書人。他的最大缺點在易於衝動、動怒，臨事無法澄心靜慮，「故不惜為感情上一種報復性的發洩，而終至使之成為其政治生活上的致命傷。」<sup>43</sup>這樣的名士書生氣，往往具有理想主義色彩和樂觀主義情緒，然此理想樂觀主義帶有極大的盲目性，再加上易於衝動的性格，每每於情緒激越時，輒不顧一切。如引起軒然大波的出社風波、驅逐朱篤雋公案及與歷史淵源深厚的國民黨決裂，進而依附共產黨，皆緣

<sup>41</sup> 葉賽寧，蘇聯青年詩人，出身農家，十月革命後曾寫下不少讚頌革命的詩篇，一九二五年因悲觀失望而自殺，時年僅三十。

<sup>42</sup> 詳見趙自立，〈柳詩「牢騷」的前前後後〉，《人物》，第1期，頁126-36。

<sup>43</sup> 轉引自陳敬之，〈柳棄疾與南社〉，《首倡民族主義的「南社」》，頁49。

於此故。一九四五年，正當他在重慶與毛澤東等人交好時，又秉其一貫直言無隱的態度表示，雖同情中共，但只能做中共的「嚴師誨友」，<sup>44</sup>是以到北平未久，即對毛澤東在取得政權之際所表現出忠言逆耳的態度感到困惑不已，其詩云：「旭日中天防食長，忠言逆耳費思量。」（〈三贈劉仁同志女英雄，六月六日作〉）「一唱雄雞白日中，危言無罪聖人聰。勸君莫作模稜語，領袖憂勞重整風。」（〈劉清揚大姐索詩，寫贈四絕〉）並對毛澤東「牢騷太盛防斷腸」的批評提出異議：「英雄慣作欺人語，未必牢騷便斷腸。」（〈六月六日在韶九胡同有作二首〉之一）

### 三、柳亞子的文學歷程

身為南社盟主的柳亞子，其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詩詞中。他的文學創作和時代脈搏緊緊相連，如同近代部分進步知識份子所共同走的道路；從激憤昂揚到失望徬徨，從盲目探索到確立目標。這是近現代交錯時期許多知識份子共有的思想歷程與心理軌跡。

#### （一）文學創作

如前言所述，構成柳亞子創作思想的主軸為反異族侵略和啓迪民智兩方面，與其思想歷程和心理軌跡相契合，其文學創作以辛亥革命為分界，可分為兩個時期：

##### 1. 辛亥革命前後

這一時期詩文洋溢著一股戰鬥情緒，首先他抨擊清廷專制殘酷的封建統治：「上言專制酷，羅網重重強。人權既蹂躪，《天演》終淪亡。眾生尙酣睡，民氣苦不揚。豺狼方當道，燕雀猶處堂。」（〈放歌〉）認為專制造成人權喪失，人權喪失則又造成民智不開。在對人權的追求中，柳亞子最具體的吶喊是男女平權：「女權痛零落，女界遭厄殃。」「明明平等權，剝削無盡藏。」（〈放歌〉）

和當時的革命家一樣，他把明朝覆亡的近三百年歷史視作漢民族的淪亡，異族恣橫的歷史，又將俯首清廷統治的看作「謂他人母不知羞」、「第一傷心民族恥。」

<sup>44</sup> 〈答客難〉，見《磨劍室文錄》，頁1508。

<sup>45</sup>爲表彰氣節，提倡反滿思想，借吟頌宋、明民族英雄奮勇禦寇的浩然正氣，以激發人民的民族情感：「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風流一世宗。我亦華年垂二九，頭顱如許負英雄。」（〈題夏內史集〉之六）

對於在反清革命中犧牲的志士，柳亞子亦表現了莫大的悲慟與憤慨：

白虹貫日英雄死，如此山河失霸才。  
不唱饒歌唱薤露，胡兒歌舞漢兒哀。（〈哭威丹烈士〉）

宇宙空垂諸葛名，不留謝傅為蒼生。  
義公已殉平陵曲，姪發難尋牧野盟。  
南國豈應銷霸業？中原從此壞長城。  
魂歸近接黃花塚，鐵馬金戈夜夜聲。（〈哭伯先用楚儉韻〉之一）

他時時關注著革命的發展，聞滇中之捷，感而賦：「赤縣重開新日月，鼎湖遺恨舊風雷。幾時痛飲黃龍酒，篋子坡前酌一杯。」<sup>46</sup>武昌起義成功，他更是欣喜若狂：「投筆從戎信可兒，儒冠誤我不勝悲。中原胡馬橫行日，大陸潛龍起螯時。」「青兗文場曰霸才，登壇曾敵萬人來。圖南此日聯鑣返，逐北他時奏凱回。」（〈送楚儉北伐〉）然勝利凱旋終究沒有來臨，面對舉國和議妥協潮流，目光敏銳的柳亞子寫出他的失望與憤懣，對於袁世凱稱帝復辟的醜態及少數趨炎附勢的南社社友亦不容情地大加撻伐：

龍虎風雲大地秋，酸儒自判此生休。  
功名自昔羞屠狗，人物於今笑沐猴。  
痛哭賈生愁賦鵠，飄零王粲漫依劉。  
不如歸去分湖好，煙水能容一釣舟。（〈感事〉）  
孤憤真防決地維，忍抬醒眼看群屍。

<sup>45</sup> 〈十月十日，虜后那拉氏「萬壽節」也，紀事得二首〉，見《磨劍室詩詞集》，頁23-4。

<sup>46</sup> 〈四月二十五日，前明永曆皇帝殉國紀念節也，前十數日有滇中之捷，感而賦此〉，同上，頁63。

美新已見揚雄頌，勸進還傳阮籍詞。

豈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時。

宵來忽作亡秦夢，北伐聲中起誓師。（〈孤憤〉）

第一時期的詩詞，可以其〈自題《磨劍室詩詞》後〉作小結：

劍態蕭心不可羈，已教終古負初期。

能為頑石方除恨，便作詞人亦大癡。

但覺高歌動鬼神，不妨入世任妍媸。

只慚洛下書生詠，灑淚新亭又一時。

## 2.五四運動以後

從五四運動到中共建立政權，是柳亞子文學創作的第二時期。經過革命成功的短暫喜悅，隨即遭到理想幻滅的更大痛苦，此一痛苦較革命前更加深沉；這是一種理想破滅又找不到出口的傷痛。辛亥革命不徹底，在風雲動盪中，南社又分崩離析，此刻柳亞子的詩文普遍存在著一種孤獨感與失落感：「買醉迷樓原寄托，水心多事罵春妍。」（〈和陳戢人〉之二）所謂「僕本恨人，埋怨無地」（〈迷樓集序〉）。同時期他對啓迪民智已不像前期般熱烈呼喊，更多的是對自己的反省，喟嘆自身的軟弱與書生氣，在理想破滅後，他唾斥各種禮教：「狂言非孝萬人罵，我獨聞之雙耳聰。略分自應呼小友，學書休更效而公。須知戀愛彌綸者，不在綱常束縛中。一笑相看關至性，人間名教百無庸。」（〈十一日自海上歸梨湖，留別兒子無忌〉）同時宣稱「醉心於馬克思之學說，布爾薩維克之主義。」（〈吳根越角集後序〉）這時期柳亞子詩詞的特點也比前期更具有廣泛的社會內容，或對孫中山的敬頌，或對日本侵略行爲的聲討：

十年三亂究何成？喜見南天壁壘更。

率土自應尊國父，斯人不出奈蒼生。

白宮北美推華盛，赤幟西俄擁李寧。

我亦雄心猶健在，夢中無路請長纓。（〈五月五日紀事〉）

慷慨悲歌又此時，詞場青兕是我師。

裁紅量碧都無取，要鑄屠鯨剝虎辭。《為人題詞集》

前者推尊孫中山為國父並與華盛頓、列寧相提並論，且連作夢都想奔赴前線，再次展現其豪健的詩風；而後者可說是他這時期思想的靈魂。中共政權建立後，他也曾欣喜高唱：「火樹銀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聲唱徹月兒圓。不是一人能領導，那容百族共駢闐，良宵盛會喜空前。」（〈浣溪沙〉）亦幾度牢騷困惑，有被閒置之感而情緒低沉：「驢背陳搏應撫掌，瓮頭李白剩吟詩。」（〈次韻和劉仁女士兩首，七月一日作〉之一）

時代的風雲，愛國的熱忱，激昂的情感，深沉的思索，使其詩具豐富的內涵和多樣化的形式。南社在文學史上可謂古典文學的最後一個高潮，柳亞子正是個中代表，他的詩以七律最多也最好，高旭曾在其〈詩中八賢歌〉中云：「翩翩亞子第一流，七律直與三唐儔。」正是對其七律的讚揚。關於其詩歌風格，以他自己的話來說：「我論詩不喜艱澀，主張風華典麗；作詩不耐苦吟，喜歡俯拾即是。」（〈我對於創作舊詩和新詩的經驗〉）「風華典麗」反映到作品上即用典極多，對仗工整，以此來表達新思想、新思索，無可避免地將產生侷促，甚至不倫的矛盾；亦無法達到「民主」、「民權」在文學上所標誌的普及化的特點。不過他也說，用宋代詞人陳亮稍經改動的話：「推倒一世豪傑，開拓萬古心胸」來代表自己的詩，「可以當之而無愧」。《柳亞子的詩和字》在〈給曹美成的信〉中，他說：「我的詩，不是靠文學而傳，還是靠我在歷史的使命而傳。」然在歷史使命凌駕於文學之上的同時，柳亞子在進行創作時仍不忘注重意象的錘鍊，他將對生活的情感體驗與理性評價融成一體，使其詩文避免了枯燥乏味的抽象論述，塑造出許多生動可感的藝術形象。

## （二）文學思想

相應其思想歷程與心理軌跡，柳亞子的文學思想體現出積極入世的現實主義傾向。不過，他的文學思想缺少理論化的建構，更談不上體系，或可視為其政治思想在文學思想中的折射。他主張文學應有為而發，一個與時代共脈動的知識份子是不會奢言「純文學」的，而其詩文創作與主張正實踐了這一點。

## 1. 詩論

(1) 以人論詩 柳亞子主張以人論詩。對歷來重氣節、有思想的愛國詩人，如屈原、李白、杜甫、陸游、辛棄疾、鄭所南、顧炎武、夏完淳、龔自珍等人，無不「因其人而重其詩」。(《柳亞子的詩和字》)他反對同光體詩派，主因這批人多為「罷官廢吏，身見放逐，利祿之懷，耿耿勿忘」之人，其「曲學阿世，迎合時宰，不惜為盜臣民賊之功狗。」<sup>47</sup>對於同光體步江西詩派末流之模擬與枯寂，嗤之以「古色爛斑真意少」(《論詩六絕句》)，且其「塗飾章句，附庸風雅，造為艱深以文淺陋。」<sup>48</sup>他們力倡復古，反淺俗，尙晦澀，主張寫詩不作「人人能道語」，使得詩人們游離現實，步入玩物喪志的歧途。柳亞子表示，堅決要與同光體詩人「爭霸」(《南社紀略》)；他提出「余與同人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儉楚，而尤重布衣之詩，以為不事王侯，高尚其志，非肉食者所敢望。」<sup>49</sup>此處所謂「斥儉楚」乃針對宋詩派，「振唐音」亦非如前代王世禎、沈德潛諸人標榜唐音以歌頌盛世，之所以提出「振唐音」，是鑑於唐詩之興救正六朝華豔浮靡之風，故高舉唐音實為抵制宋詩運動；因此於詩人最推崇杜甫，以為其詩能得性情之正，此與侈言「詩必盛唐」實意在復古者大異其趣。抗戰後期，他目睹大後方的詩人和讀書人，或為「一代的正氣所鍾，蔚為民族的光榮」；或為「取媚達官，竟「吮癰舐痔，無所不為」，故而竭力倡導「舊詩革命」，大聲疾呼：「詩人要有氣節，詩人要有思想。」<sup>50</sup>

(2) 文學善變 柳亞子認為文學應隨時代潮流而通變。站在新舊文學交替的當口，面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衝擊，他並非一開始就全盤接受白話文，在《與楊杏佛論文學書》中，即明白指出「文學革命，所革當在思想，不在形式。形式宜舊，思想宜新……若白話詩則斷斷不能通。」然他亦非故步自封，原地踏步之

<sup>47</sup> 《胡寄塵詩序》，引自《南社叢刻》，第2冊，第5集，頁753-6。

<sup>48</sup> 《胡寄塵詩序》，引自《南社叢刻》，第2冊，第5集，頁753-6。

<sup>49</sup> 同前註。

<sup>50</sup> 《舊詩革命宣言書》，見《磨劍室文錄》，頁1422。

人，在〈致呂天民〉一文中指出：

我的主張，文學是善於變化的東西，由四言變而為五七言，由五七言的古體變而為律詩，變而為詞，再變而為曲。那麼現在的由有韻詩變為無韻詩，也是自然變化的原則，少數人的反對是沒有效力的。

其文學進化的觀點並無新意，然對於曾是孕育近代先進思潮及突破改良主義文學運動局限的南社而言，柳亞子更勇於承認面對南社文學運動的光彩已逝，不該再強頂著光環做「新頑固」。<sup>51</sup>作為舊體詩壇盟主，柳亞子對中國詩歌的發展趨勢已質變為新詩一定要代替舊詩，對於新詩的發展方向、創作原則、體裁及語言等一一提出主張，並撰〈新文壇雜詠〉七絕十首，評價且贊頌活躍於當時文壇的十位作家之創作及其對新文壇的貢獻。

## 2. 詞論

柳亞子的詞學主張主要見於〈詞之我見〉一文：

我以為唐五代的詞最好，北宋次之，而南宋為最下。理由呢，是唐五代的詞純任自然，雖有詞藻，也還在不至於雕琢；而一到南宋，便簡直是雕章琢句的時代了。……我以為由北宋而退化到南宋，其轉變的關鍵就在清真。而在南宋詞人中，也有崛然奮起，好和北宋詞家抗手的，卻是稼軒。不過時代的潮流不許可，辛劉一派，終於敵不過姜張罷了。<sup>52</sup>

柳亞子論詞主張「純任自然」，反對「雕章琢句」，他盛贊辛棄疾，作詞亦以之為楷模，其詞豪放之風與稼軒一脈相傳。他以為：「論詩應該宗法三唐，論詞應當宗五代和北宋。人家崇拜南宋的詞，尤其是崇拜吳夢窗，我實在不服氣。我說，講到南宋的詞家，除了李清照是女子外，論男性只有辛幼安是可兒，夢窗七寶樓台，拆下來不成片斷，何足道哉！」因此對晚清到民國以來崇尚姜夔、吳文英一路頗不以為然，至於執清代詞壇牛耳之常州詞派所擅為的「綿邈哀思之作」，也表

<sup>51</sup> 〈致呂天民〉，見《書信輯錄》，頁50-2。

<sup>52</sup> 見《磨劍室文錄》，頁1106-9。原載於《新時代月刊》，第4卷，第1期。



示不值一顧。這些論點未必公允，然觀照其特定歷史環境，自有其立足現實的積極意義。

### 3. 俗文學

柳亞子是近代戲劇改革的重要倡導者之一。其所表述的俗文學與啓迪民智的思想主軸密不可分；主要論述集中在〈《二十世紀大舞台》發刊詞〉、〈《稗海》序〉<sup>53</sup>，其他散見於〈磨劍室劇談〉、〈磨劍室劇談補遺〉等文。

一九〇四年，陳去病、柳亞子等人創辦中國第一個戲劇雜誌《二十世紀大舞台》，<sup>54</sup>揭櫫宗旨「以改革惡俗，開通民智，提倡民族主義，喚起國家思想，為唯一之目的。」在〈發刊詞〉中，他大聲疾呼：

黃帝子孫受捷虜之荼毒久矣，中原士庶憤憤於腥羶異族者，何地蔑有？徒以民族大義，不能普及，亡國之仇，遷延未復。今所組織，實於全國社會之根據地崛起異軍，拔趙幟而樹漢幟。他日民智大開，河山還我，建獨立之閣，撞自由之鐘，以演光復舊物、推翻虜朝之壯劇快劇。

要使「民智大開」，就必須藉詩文宣揚民族氣節，激發革命精神。他贊成拿破崙「有一反對之報章，勝於十萬毛瑟槍」的觀點，認為以文學為武器投入革命乃當務之急，然「熱心之士，無所憑藉，而徒以高文典冊，諷昭世俗，則權不我操；而〈陽春〉〈白雪〉，曲高和寡，崇論宏議，終淹歿而未行者有之矣。」是以寄光復之望於「梨園革命軍」。

同時他提出通俗文學較正統文學對一般民眾更具感化之功，他說：

夫豆棚柘社間矣，春秋報賽，演劇媚神，此本不可為善良之風俗，然而父老雜坐，鄉里劇談，某也賢，某也不肖，一一如數家珍。秋風五丈，悲蜀相之隕星；十二金牌，痛岳王之流血；其感化何一不受之優伶社會哉？世

<sup>53</sup> 本文見於柳亞子《磨劍室文集》，刊於《南社叢刊》，第3集。《稗海》，明萬曆年間會稽商濬所編刊歷代筆記小說叢書，共七十四種，四百八十卷。

<sup>54</sup> 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頁20。《二十世紀大舞台》創刊後，即受大眾歡迎，香港同盟會機關報《中國日報》予其頗高評價，謂此刊物「讀之令我國家民族之思想，悠然興發，不能自己。」

有持運動社會、鼓吹風潮之大方針者乎，盍一留意於是。

以為戲劇普及於民間，藉以宣揚民族革命，可以「運動社會，鼓吹風潮」。他痛憾明末清初盛行的〈燕子箋〉、〈春燈謎〉等腐蝕民心的戲劇，呼吁戲劇改革，認為以往戲劇只重視藝術形式之雅馴和制曲之規律，若要以舊的戲劇形式有效地為革命宣傳服務，應著重思想內容及取材上的革新：

今以〈霓裳羽衣〉之曲，演玉樹銅駝之史，凡揚州十日之屠，嘉定萬家之慘，以及虜酋醜類之滔淫，烈士遺民之忠蓋，皆繪聲寫影，傾筐倒篋而出之。華夷之辨既明，報復之謀斯起，其影響捷矣。吾儕崇拜共和，歡迎改革，往往傾心於盧梭、孟德思鳩、華盛頓、瑪志尼之徒，欲使我同胞效之；而彼方以吾為躬行談天、張騫鑿空，又安能有濟？今當捉碧眼紫髯兒，被以優孟衣冠，而譜其歷史，則法蘭西之革命，美利堅之獨立，意大利、希臘恢復之光榮，印度、波蘭滅亡之慘酷，盡印於國民之腦膜，必有歛然興者，此皆戲劇改良所有事，而為此《二十世紀大舞台》發起之精神。

除改編歷史上民族悲劇故事外，還主張將西方的革命經歷搬上中國舞台，既可提供政治上的借鑑，又可鼓舞民心，讓國人在西方的歷史進程中看到中國的希望；而通俗文學品質之高低不在文體形式，而在「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稗海》序），其對俗文學的社會功效和本質可謂了解通透。

### （三）論詩啟蒙

柳亞子之於詩，素主張尊唐抑宋，而其尊唐主要是為和清末文壇主流同光體對立。南社不僅政治革命有其局限性<sup>55</sup>，文學觀念亦無法統合，故而產生社員間之文學對峙的局面<sup>56</sup>。

#### 1. 起因

早在南社第一次虎丘集議論詩詞時，柳亞子即主張詩尚唐音，詞宜宗法五

<sup>55</sup> 詳見劉惠璇，〈清末民初「南社」的革命活動及其局限〉，《警專學報》，第4期，頁367-93。

<sup>56</sup> 詳見林香伶，〈革命的文學與文學的革命——「南社靈魂」柳亞子與文學〉，《中國學術年刊》，第19期，頁451-81。

代北宋之說。其賦詩贈朱梁任：

南宋詞人誰健者？瓣香同拜幼安來。

文場跋扈嗟儂獨，風氣淪亡要汝開。

紫色蛙聲都閤位，銅琶鐵板此真才。

別裁偽體吾曹事，下酒何辭醉百杯。<sup>57</sup>

推崇辛棄疾的壯詞，視常州詞派為「紫色蛙聲」，號召人們「別裁偽體」。後又詩贈陳去病：

匆匆半月昌亭住，與汝評量詩派來。

一代典型嗟已盡，百年壇坫為誰開？

橫流解悟蘇黃罪，大雅應推陳夏才。

珍重分襟無別語，加餐先覆掌中杯。<sup>58</sup>

元代詩人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云：「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譏刺蘇東坡和黃庭堅詩風之漫延有如海水氾濫，柳亞子完全同意此觀點。

鹿丘雅集並未議論到散文。一九一一年柳亞子在《簫心劍態樓詩話》中宣稱：「近世學術、人心之壞，方、姚實尸其罪。」「至造為桐城派之名，欲以天下文章私之一邑，無恥極矣。」方苞、姚鼐的文章均以表現儒學思想見長，不受反封建反禮教的柳亞子所喜，然散文究竟該往何方發展，他亦未能提出明確指引。同光體、常州詞派、桐城派古文，乃清末文學主流，柳亞子一一向它們提出挑戰，此現象充分顯示其與浸染深厚之傳統文化背離的決心。

## 2. 對峙

一九一七年，南社社員因文學觀點不同，引發內部嚴重紛爭。據柳亞子的說法，起先是為了胡先驥寫信恭維同光體，年少氣盛的柳亞子還答二詩：

詩派江西寧足道，妄持燕石詆瓊瑤。

<sup>57</sup> 〈酒酣，梁任為余言南宋詞人以稼軒為第一，餘子不足道也，余甚佩之。又感當世詞流議論多與余見相左，因成此示梁任〉，見《磨劍室詩詞集》，頁116。

<sup>58</sup> 〈時流論詩多驚兩宋，集南獨尊唐風，與余相合，寫示一章即用留別，並申止酒之勸，時余亦將歸梨里矣〉，同上，頁118。

平生自有千秋在，不向群兒問毀譽。

分寧茶客黃山谷，能解詩家三昧無？

千古知言馮定遠，比他嫠婦與驢夫。<sup>59</sup>

胡先驕未回應，聞野鶴卻於《民國日報》發表詩話，盛贊同光體，柳亞子以「政治壞於北洋派，詩學壞於西江派」（〈質野鶴〉）駁之。未久，朱鴛雛繼之護衛同光體，於《民國日報》發表〈平詩〉，謂鄭孝胥等「對於清廷，未嘗迎合干進」，所作詩「語意之間，莫不憂國如焚，警惕一切。」<sup>60</sup>則發表〈磨劍室雜拉話〉，認為「宋江西詩派不佳，陳、鄭學宋之詩更不佳，而民國人學陳、鄭之詩，尤為下劣不堪。」其排斥同光體的目的在「為民國騷壇樹先聲。」論戰進行月餘，《民國日報》老板葉楚傖出面迫朱，朱脫離《民國日報》，於《中華新報》另闢新營壘，發表六首七絕〈論詩斥柳亞子〉（或云非朱所作）<sup>61</sup>云：「如此厚顏廉恥喪，居然庸妄竊詩壇。」<sup>62</sup>使得論戰逸出範圍。盛怒之餘，柳亞子以南社主任名義驅逐朱鴛雛出社，時成舍我、王無為助朱筆戰，

王非社中人無可奈何，成舍我亦被驅逐出社。其後又有蔡哲夫出頭反抗，如此紛擾年餘，柳亞子後來亦心灰氣短，辭去南社主任一職，改由姚石子繼任。

### 3. 落幕

「柳亞子對於同光體的鬥爭，表面上是詩派之爭，實質上卻是新舊文化的較量和前進與倒退的政治鬥爭。鬥爭的目的，在於推翻封建文學的統治地位，橫掃以同光體為代表的一系列封建陳腐的殘渣餘滓。」<sup>63</sup>這場論戰中，柳亞子本旗幟鮮明，惜其性好自行其是，在意氣用事之下，演變成驅逐朱、成二人出社風波。這場因論詩引起的內訌，終成南社的致命傷。

<sup>59</sup> 引自〈我與朱鴛雛的公案〉，《南社紀略》，頁150。該文言二詩收錄於《南社叢刊》，第二十集，未見。

<sup>60</sup> 朱鴛雛，〈平詩〉，見《南社史長編》，頁457-8。

<sup>61</sup> 見〈我與朱鴛雛的公案〉，《南社紀略》，頁152。

<sup>62</sup> 朱鴛雛〈論詩斥柳亞子〉之一，見《南社史長編》，頁462。

<sup>63</sup> 引自張明觀（1997），《柳亞子傳》，頁222。

#### 四、結語

柳亞子一生的經歷，反映出一個處在新舊歷史交替中的知識份子如何克服自身的弱點，不斷前進跨入新歷史時代的過程。在經歷了近代中國三個不同歷史階段，其政治文化思想亦隨之分化，難得的是，在每一次分化中，他都能認清目標前進，未被時代的新浪潮淘汰。辛亥革命前後，他主盟南社，宣傳民族民主革命，開一代革命詩風；提倡詩人要有氣節，要有思想，創作大量悼念表彰革命烈士的詩文、傳記，編印革命烈士及南社社友詩文集，力行其詩人要有氣節思想的主張。五四以後，他並不抱殘守缺，做新頑固，在南社的光環逐漸黯淡之際，另組新南社，提倡新文化，期以舊瓶裝新酒的方式，繼往開來，結束三千年的舊詩，過渡到新詩。

然身為一個既接受近代啓蒙思想，同時又浸淫於傳統文化甚深的知識份子，其文學創作並未能成功地解決新舊文學間的衝突。用典極多，對仗工整，是其特色，亦是缺點。他的文學是屬於近代的、古典的，他的詩詞無疑顯示了從清末到五四以後這一長時期舊詩詞創作的最佳成果；對於自己詩詞的成就，他曾十分自信地道：「收束舊時代，清算舊體詩，也許我是當仁不讓的。」（〈柳亞子的詩和字〉）作為清末著名的民族民主革命文學組織南社的盟主柳亞子，堪稱是位積極的革命家，然其文學實踐卻是比較保守的，從他所留下的七千餘首詩詞來看，風格上未見太多的創新與突破，在新文學的浪潮衝擊中，他的創作沒能像他的思想走出一條新路來。儘管如此，他所主盟的南社集中了當時文壇菁英，在辛亥革命中宣傳革命思想，鼓舞民族精神實踐，同時為實現政治目的的文學主張與創作，大大提昇了當時期文學的群眾性；而他與同光體詩派的鬥爭，反對形式主義詩風，是繼「詩界革命」之後，再度進攻舊文學的陣營。五四「文學革命」結束了近代文學的歷程，然新文學取代舊文學成為趨勢，在五四前夕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即已顯示出來，柳亞子的「收束舊時代，清算舊體詩」，一定程度地成為進入這個新文學時代的引橋。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 中國革命博物館編（1985），《磨劍室詩詞集》上、下冊（柳亞子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國革命博物館、上海人民出版社編（1993），《磨劍室文錄》上、下冊（柳亞子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柳無忌、柳無非編（1986），《自傳·年譜·日記》（柳亞子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柳無忌編（1983），《南社紀略》（柳亞子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柳無忌編（1994），《南明史綱·史料》（柳亞子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上海圖書館編（1985），《書信輯錄》（柳亞子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王晶珪、王學莊、孫彩霞編（1989），《柳亞子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 柳無忌編（1983），《柳亞子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民革中央、中國革命博物館編（1987），《柳亞子紀念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張明觀（1997），《柳亞子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南社編（1910~1923），《南社叢刻》線裝本，黨史會藏；微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
- 胡樸安編（1924），《南社叢選》，（文海出版社）
- 楊天石、劉彥成（1980），《南社》，（北京：中華書局）
- 陳敬之（1980），《首倡民族主義文藝的「南社」》，（台北：成文出版社）
- 鄭逸梅（1981），《南社叢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楊天石、王學莊編（1995），《南社史長編》（國際南社學會南社叢書），（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柳無忌(1986),《從磨劍室到燕子龕—紀念南社二大詩人蘇曼殊、柳亞子》,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梁啟超(1963),《清代學術概論》,(台北:中華書局)

梁啟超(1983),《飲冰室文集》,(台北:中華書局)

馮自由(1953),《革命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阿英(1958),《晚清文藝報刊述略》,(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鄭逸梅(1988),《逸梅隨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魯迅(1981),《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二、期刊、論文

陳敬之(1972),〈我國最早的革命文藝團體—「南社」〉,《暢流》,第46卷,  
第1期。

梁惠錦(1980),〈南社—清末民初的革命文藝團體〉,《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  
刊》,第12期。

王晶珪(1981),〈紀念南社和柳亞子〉,《社會科學戰線》(歷史學),第2期。

林光顯(1981),〈記柳亞子〉,《中外雜誌》,第29卷,第4期。

吳根榮(1985),〈柳亞子與新黎里報〉,《江海學刊》,第1期。

何平立(1990),〈論近代上海報刊之社會歷史作用〉,《上海大學報》(社科  
版),第2期。

閻小波(1992),〈「少年中國」之少年」與「中國少年之少年」—柳亞子對梁  
啟超思想的接受與超越〉,《江海學刊》,第5期。

趙自立(1996),〈柳詩「牢騷」的前前後後〉,《人物》,第1期。

劉惠璇(1991),〈清末民初「南社」的革命活動及其局限〉,《警專學報》,第  
4期。

林香伶(1998),〈革命的文學與文學的革命—「南社靈魂」柳亞子與文學〉,  
《中國學術年刊》,第19期。